在剡溪的时间里张望

沈潇潇

日前,一帮文友去剡溪发源地剡界岭采风。此岭为奉化与新昌界岭,新昌古属剡县,故名。二十多年前我也曾来此溯源采风,徜徉了岭麓的沙溪村和村西北约三五里路外的一座小水库。自以为老马识途,故把这次剡溪采风的首站定在剡界岭,并以向导自居。

故地重游的初衷是想去寻访当年我曾走访过的一条岭墩小街。小街大致南北走向,当年我曾在街东侧的一座民居上发现一块铁皮搪瓷门牌,上有“奉化县第三区万香岭乡”等字样。在上世纪30年代,奉化曾设4区200乡10镇,“万香岭乡”是其中之一。直至1958年,这条小街的东边还属奉化,西边属新昌。此门牌不知是何年所立。

在剡界岭上下得车来,我却茫然了。岭墩已开辟成一个小广场,亭榭俨然,剡界岭村的行政楼醒目地矗立在广场一侧,昭示着昔日的沙溪村也已并入了剡界岭村。四顾满目是连排别墅式的新村居,甬金高速在此设了交互枢纽,过往车辆络绎不绝……记忆中那不失岁月风情的低矮街屋,那阳光下沿街排开的榨面晒架,似乎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谁把自认为老马识途的向导玩转成刻舟求剑的过客?是时间。我们常因其流逝而忽视了其在场。

采风第二站是剡源村的前岙自然村。它藏匿在天台山脉的褶皱里,如一处静好的世外桃源,又似一束正在萎顿、让人怅惜的干花。时光在这里似乎走得特别缓慢,溪边一座不大的门楼门额上还清晰留着“灭资兴无”四个大字。有年轻者纳闷、议论:“这是什么意思?”“是成语吗?”“还是这里有什么典故?”

同行的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卢君和我下意识地对了下眼神,笑了。从五十多年前一条家喻户晓的标语到如今已让人费神考察的“文物”,无形的代沟就像门楼下的溪流形而下地横在面前。但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道时间冲刷出的沟。

离开那堆人后卢君对我说起,几年前他带领大学生下乡,在一处废弃农舍前看到门板上残留着几行当年的红字:“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几个大学生问他这写的是什么。他没直接回答,说:“这些字让我猜到这房子当时住的是什么人,你们猜得到吗?”年轻人很感兴趣,其中有一位冥思苦想后说:“我猜这里一定住过一位寡妇。”卢君惊问:“何以见得?”那年轻人头头是道:“拿枪的敌人是指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不拿枪的敌人是指对她有念头的其他男人……”

太荒唐了,我不由得打断卢君:“你这是在编段子吧?”他收敛起笑容,正色说:“向你保证,绝对是我亲身经历的真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条语录曾被多少人(包括我)背得滚瓜烂熟。卢君以他的经验推断:这几行文字警示着人们这里住着一名“阶级敌人”。对此我大体认同。而今天年轻的知识者却胸有成竹、正儿八经地演绎出一个八卦故事。看似匪夷所思,其实在时间的侵蚀体上,一切荒唐的演变都不是不可能,但在其背后也一定有其本质的逻辑勾联,哪怕只是隐约的蛛丝马迹。

接着,我们来到了晚香岭村(与前岙同属剡源村)和六诏村。东晋永和末年,曾任右军之职的书圣王羲之辞官退隐到剡县金庭,常在周边一带的锦山绣林流连。据传,后来晋穆帝连下六道诏书请他还朝,忘情剡水的王羲之始终未应命,从主宅地金庭躲避到他建有别业的奉化剡源首曲之地,六诏村因此得名。据地方文献记载,晚香岭村、六诏村各有纪念王羲之的“王右军庙(祠)”,称“上下右军庙”。上右军庙曾供奉过书圣用过的一方长90厘米,宽70厘米,高30厘米的巨大墨砚,清代“闻名两浙”的奉化籍书法家毛玉佩在砚上镌有“右军遗迹伴我山人志”字样。1922年8月6日的一场特大洪水把墨砚冲得了无影踪,神奇的是66年后的“7·30”特大洪水又使它在下游六诏村溪底重现。在晚香岭村溪北公路边我们找到了右军庙。此庙在上世纪90年代由溪对岸迁建而来,庙堂简陋逼仄,与原庙据说可容纳数百人看戏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在庙内,塑像的上方挂着“明镜高悬”的牌匾,也许这体现了草根民众的一种祈望,却把古往今来举国唯一的书圣搞成了多如牛毛的县太爷架势。在六诏村,我们先是打听不到记载中的下右军庙下落,后来经过一座堂皇考究的“钱王庙”,进去一看,内有文字介绍说此庙由原王右军祠(即下右军庙)改建而成!相传吴越王钱鏐曾来看望过在剡源隐居的陈殿中(殿中为官名),因唯有皇帝暂停小住可称驻跸,钱鏐只是王,后人就颠倒一下字序把此地叫成了跸驻。跸驻村在历史上早有钱王庙,王羲之的别业之地有何必要再去跟随拷贝?若被抽空了历史记忆,再堂皇的建筑也不过是个舍本逐末的外壳。

剡溪千年奔流不息,却始终在那里。光阴如水流逝,也时时在场,只是它并不总是在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我们,有时它会背过身去发一声窃笑。无论是剡界岭上已无踪影的小街,前岙村“灭资兴无”门额下的茫然和近似笑话的关于“拿枪”和“不拿枪的敌人”的真事,还有右军庙的迁徙变异,或是时间晓畅的流痕,或是它不无隐晦的示化。而我们呢,往往只是在时间里任性地误奔乱撞着,或在这些奔撞留下的潦草迹象里故作风雅地东张西望。

原杰

茶的颜色

红绿灰黄黑白
不管那种颜色
都像乡下的月亮那样
淡泊
也如山中的兰花这般
幽香

龙井曲毫毛峰
不管那种形状
都有我年迈父母的
影子
也刻录青春妹子的
形象

甘甜清醇苦涩
不管那种味道
都喝得到温情
热切
也品得出乡愁
惆怅

原点:上林书院

陈礼明

1

关于林逋,我已经有好些年不想他。想想也是,我这么一个每天为生计忙碌的人,怎么会去念叨这么一位在风雪中一晃就会隐没的人。这之间的差别也太大了,比高富帅与矮穷丑之间的差距,比爱琴海与离恨天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但陈佶告诉我,这位老先生或许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或许就在书架后面。陈佶是我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黄贤,他一年到头去黄贤也不会超过3次,且每次都几乎是路过。不过他的说法倒像是一种提醒,每次我站在书架前找书,总会保持听觉的超常。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夜深人静,虫声低吟中,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却也听到了自己平静的心跳。自然我不会透过书与书之间的小小缝隙,去观察书架后的光景,我还不想让自己变成某本科幻小说的主角。相对于那些在时间的轴线上结出南瓜或者苹果的主儿,我还是愿意做个普通人,连配角都不是。

所以说,少年的梦是充满弹性和创造的。只不过,因为所处的时空不同,我们有不同的介入方式。当我年少的时候,至少在十二岁以前,我从未离开过我的家乡。这个位于象山港边上的小村庄以一种平和的叙述,成了我生活的背景,它每一天的变化都不易觉察,却也不会有突兀之处,好像它所有的变化都在常理之中。

我知道这里面体现出的是一种良善。但当时我确实这样认为,尽管我的家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受到了不公平的礼遇。我始终想凡事皆有因果,所有的明天都是从今天出发,只要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里,所有的事情都会给出一个公平的结果。

我们毕竟不是为讨一时说法而活着的人,幸福只有自己可以感受到。

2

所以那时候我经过村西北大茅岙水库大坝脚的时候,每次都会被眼前的那一排坐北朝南的老屋所着迷。今天我已记不清这一排老屋到底有几间,是一层的还是两层的,事实上,当时我也没仔细去看。算是年少时的无知或马虎疏忽吗,怕也未必是。

隔着一条小溪,踩过几块水中或隐或现的块石,经过一截两旁长满丝瓜南瓜冬瓜藤的小路,就可到老屋向阳的庭院。那里栽种着几棵果树,可以肯定的有梨树、枣树,前者是因为开花时的烂漫,远远就让人感觉到蜂蝶闹在其间的热烈;后者是暑假末的采摘季节,常有几个孩童,大概是他们家的亲戚,经常拿着新摘的枣到小溪边洗,这对我们少吃的小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诱惑。除此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树,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有石榴、有桃树,或许也有梅树,那也只是或许。因为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从未到过那里,哪怕是渡过那条只有三四米宽的小溪。

大概在我刚识字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下午,我在村南的石拱老桥商山桥玩,在桥边的树林里捡到了几张用稻草捆起来的日记纸,可能是有人匆忙中扔在那里的。我在长满苍色青苔的桥面石板上铺开来一看,是手抄的鬼故事《画皮》,我听我正读高中的大姐说起过。十一月,天色近黄昏,吹过来的风有点凉,透过略微潦草的字迹,我更能体会到字里行间里流淌的寒意。我匆匆地用稻草再将这些纸扎起来,依然扔到那树林里,然后像一阵冷风,逃回了家。

少年的我,很怕鬼,比蛇还怕。

这多少受到了村里老人们的影响。有些东西是碰不得的,他们不止一次地说起,脸上带着那么一丝神秘的色彩。他们还说,在你不知道的某个角落,总有一双眼睛看着……说完后,他们自己前后左右地张望,生怕自己说漏了什么,被那双眼睛看到。他们说得没错。今天,我仍然能感觉到那双眼睛,只不过,这眼睛,不是邪恶的眼睛,这眼睛,是天使的眼睛,母亲的眼睛,这眼睛,看护着我,呵护着我,告诉我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不做,什么不可以做。

但我和他们一样,当时显然理解错了话里头的意思。

更直观的感受来自比我没大几岁的兄长。他那时在邻村就学,每天凌晨天还未亮就出发,走上十多里路到学校,回来的时候大概也天黑了。于是一路上总会时不时地遇到“磷火”,这大概也是那时农村里的标配,许多人都碰到过。当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整个过程,我能明显感到他们语气中表现出来的恐惧。这种恐惧很快在我心里留下了种子,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过得特别小心翼翼。

或许是因为眼前的那种悠悠然太过美好,与三四里外的村子完全不同风格,让我感到了某种不同世俗人间的气场,我第一次看到那排老房子的时候,就突然有了莫名的感觉,那里必定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如果我不小心闯进去,可能会惊动什么鬼怪神仙,或者从某一幅画某一个暗门进去一个狐狸的世界,而我也终将化为一堆小小的白骨,令我的父母悲痛欲绝。对我而言,这显然不是新奇美妙的体验,虽然也感受到了诱惑,但恐惧是大写的,加粗的。人因为恐惧,只想逃离,当你不得不接近时,就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求得内心的平衡。而此时似从青湾的山中吹过来一阵冷风,入秋后的芦苇“沙沙”地响,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这排房子为什么会孤零零地存在于此。它建于哪个年代,住的都是谁,对我都是一个谜。我也懒得去考证,去询问。随着村里一批老人们的故去,这种成谜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加强。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排房子被拆了,因为一个人他要成长,要外出求学工作,更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对灵魂有了新的思考,我已不再逃避,少年时的那种恐惧感亦荡然无存,所以老屋自然而然地被淡忘了。及至前些年,自己有了汽车,一日偶然驾车路过(那地方没有公交车经过),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废弃了的水上乐园,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当我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时间仿佛在倒流,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它的模样,就好像此刻它依然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3

其实这中间有一次,我应该能想到这里,但却疏忽了。

1998年,当我试着写林逋的时候,我曾在回乡中听到村里的一位老人说,上世纪60年代修建大茅岙水库的时候,人们在这附近挖出过一块古匾,上有镶金大字,似乎在说明这里过去的繁荣,只不过当时的人们不识其中的价值,不知被扔到何处去了,更没人知道匾上写了些什么。但据说,当年杭州来了几个人,在这里作了一番调查,至于调查什么,不甚清楚。但老人说,终归是极重要的事,因为杭州人不止来了一年,来了好几年呐。

他说这个跟“梅鹤太公”有关。

他口中的梅鹤太公就是林逋。

多年之后,当我看过吴文江(1857—1897)先生编著的《忠义乡志》,我几乎第一时间对这排老房子作出了自己的揣测:这可能是上林书院的旧址。

《忠义乡志》卷七“书塾”,有上林书院的介绍。上林书院,大脉岙口。古黄贤林氏住大脉岙里,后徙今址,因呼旧居曰上林。康熙间为林姓香火院,祀其祖镮鈇与和靖先生,寻改名书院,置田二十余亩,山三则,院屋中有三楹,两厅各五楹,今半圮。

大茅岙原来叫大脉岙。那么大脉岙口,不就是现在的大茅岙水库的坝脚位置吗?

但这样的揣测也只是个揣测。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怎样。说起来,吴文江撰编《忠义乡志》时,当时上林书院已半圮,到如今也不过百二三十年,应该有人知道上林书院的情况并告知子孙后代,至少在他们的下一代中,有人还能详细道来,这样的传承应是不过分的。但为何就变得模糊了呢?或许答案也在这两个字中:半圮。

无疑,上林书院为林姓祭祖之地,于一族而言,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却已半圮,这里能传达出什么信号。是林姓式微,还是这地方被弃用,这两个备选子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即使在目前,林姓依然是黄贤村的大姓。

为何弃用,自然与林姓子民“外迁”有关,虽然距离只有三四里地。

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初黄贤林氏的祖先来到这个象山港边的小村子时,他们的第一站断不是现在黄贤的位置,而是在大脉岙。《黄贤林氏家谱》记载,黄贤林氏世居福建长乐县。五代时,十世祖林登云,婚配赵氏育有四子。十一世林氏四兄弟则自闽迁浙东,长兄林鐧,定居象山:二兄林钏,定居奉化钹耳山;三兄林镮和四弟林鈇合居奉化黄贤大脉岙。镮鈇便成为黄贤林氏始祖。

当时的大脉岙自然不是水库,虽是山岙,也有田400余亩,黄贤溪哗哗地流过,怕也是男耕女织,一派田园风光。天空澄碧,青山苍翠,隐隐似一条巨龙潜行其间,这是否已在预示着什么。

其实,世事多变,在时间的长河中,许多事情都在悄无声息地变,及至一定时期的日积月累,便怎么样也会有惊人的变化。战乱、天灾、疾病和贫穷让一部分村庄消失,让一部分人远走他乡,也可能让一部分人找到了安居乐业的良所。人们在流浪中选择,在选择中流浪,风水地理久盛不衰。有两类比较特殊的,一类是政治上的原因,历史上满门抄斩,诛九族的事屡见不鲜,为延续香火,能逃一个是一个;一类是避仇或避盗,那些人迹罕至之地,便成为了他们的选择。于是在志书里便会经常看到,某个不起眼的山谷里,有一个村庄,村庄里只有区区几个人。

林登云大概是在吴越王钱镠下面为官。虽说是处在五代十国之乱世,但相比于其他区域,此时吴越王治下确是相对稳定。这个因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而可以列为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段子手之一的王,开创了江浙繁荣的良好开局,杭州更是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但公元960年,大宋王朝粉墨登场,原有的一切秩序开始重构。因此林登云的几个儿子个个都远走他乡,耕读持家,也就很好理解了。

但吴越王无疑也成了林氏家族的一个印记,因为在他的治下,林氏家族达到了一个高潮,而之后,随着吴越王朝的结束,林氏家族的低潮竟也如影相随。这中间的落差,怕是容易在家族的后人心中激荡,泛起波浪。

在大脉岙,林氏应该没过多久,便南徙到三四里外的黄贤村今址(南宋《宝庆四明志》已列黄贤村)。我不知道在林氏南迁时,是不是在新址延续了原先在大脉岙的村名,如果没有,那当时是不是有黄贤村,有的话,当时村里住的是什么人。根据志书记载,黄贤陈氏可能还是稍迟于林氏迁入的。这个位于汉初“商山四皓”之一鄞大里黄公崔广隐居的商山脚的,并因此而得名的村庄,作为一段历史的密码构成,它与余姚黄墓渡(河姆渡)、鄞州黄古林(今属宁波海曙区)、宁海黄公渡等一起,连成一线,成为一个著名隐者的地名印记。如果是现在的地理环境,黄贤这个地方应在五代之前,就已成村了吧。虽然从地质构造来看,这一片出露地层以上侏罗统陆相火山碎屑岩系和燕山运动晚期侵入岩为主,属于非常成熟的区域,不大可能发生大的地质灾害。

但有一种可能,怕是如今的黄贤村口之南,当时仍是一大片湿地。

这应是有迹可寻的。

其一,再回到吴越王,他在内政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之一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由是田塘众多,土地膏腴,有“近泽知田美”之语。他还鼓励扩大垦田,“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黄贤在其治下,修筑海塘,怕也是常规之举。

其二,五代僧人布袋和尚曾历时三年,在黄贤附近啸天龙山旁择时修筑海堤。《忠义乡志》对这处水利工程有记载:“后梁岳林庄布袋和尚,在此得地二千余亩。啸天龙山在十庙契旁,岁久契为潮冲毁。”十庙契即为该海塘的三契之一。此也为佐证。

其三,在我年少时,黄贤村南的水稻田里,每隔一段距离,均有一堤,或曰门前塘,或曰黄贤塘,或曰温州塘,等等,与现今的海塘黄家滩塘遥相呼应。这塘,那塘,实质上是人类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驱赶海水,围海造田留下的痕迹。

其四,村里的老人曾告诉我,有一年海啸,堤塘损毁,海水倒灌,就连商山桥边的农田里都能抓到青蟹。

如此种种,皆在印证着猜测。

但不管情况怎样,一个村庄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在长大,在成为历史的经典。

于是,林姓居民开始在新的地方繁衍生息了,像蚂蚁搬家一样,许多在大脉岙的遗存,也一点点地被“抽离”,出现在新的地方。自然,按照《黄贤林氏家谱》的记载,这个事情主要是林镮一脉在做了。

美丽奉化 马金山 摄

在黄贤,林镮生一子名通,字君明;林鈇生一子名逋,字君复。其后,林逋堂兄林通育二子,长子林彰,官朝散大夫,次子林彬,官盈州令,而林逋则终身未娶而无后。

到清光绪年间,黄贤林姓有60余户200多人。据《忠义乡志》记载,那时,林姓已在黄贤村里建起了祖祠追远堂,祭祀黄公的庙也从大脉岙搬到了商山脚下,老庙叫南祠,新庙叫东祠。

我儿时,追远堂是还在的,后毁于一场大火。我记得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天中午,火势凶猛,烧了有几个钟头,等救火车到的时候,火仍猖狂。在这之前,村民们水桶面盆一起上,但终究无奈,除了几根粗大的柱子撑着厚重的木梁冒着轻烟,一切都已灰飞烟灭。而东祠庙虽然现在还在,却不知何时起已是一个简版。

说起来,那些日子黄贤失去了许多宝贝。之前黄贤溪沿村的两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多数是枫杨,也有香樟。这些树若还活在今天,那是株株都可以进入古树榜的。但有一天,一声惊雷,劈中了其中一棵大树,没过两年,它竟然死了。我记得此树树干上有一大洞,是我们捉迷藏时的藏身之所。此树一死,其它树好像也生无可恋。

大概也没过几年,黄贤陈家的祖祠孝思堂也毁于一场大火。老古董终于一个不剩地走出了人们的视野。村里又有了一些新的“地标性”建筑,如1984年建造的梅鹤剧院,接过了接力棒,延续着泥土的记忆。

所以,上林书院的被淡忘,几乎是必然。

今天,我已不再与自己商量,便已认定当年大茅岙水库坝脚下的那排老房子就是上林书院。这有些任性,但除了这样,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为了追踪那个出走的人,我需要一个原点,而这里就是。